

一代佳人——陆小曼



文/ 佚名

陆小曼名眉，别名小眉、小龙，笔名冷香人、蛮姑，1903年9月出生于是上海。据说她出生那天恰巧是传说中观音菩萨的生日，而她恰又生得眉清目秀，肌肤白嫩，于是家里人又戏称她为“小观音”。

陆小曼可以说是当时真正的大家闺秀，优厚的家庭条件使她受到了那个时代最好的教育。她幼时在上海上幼稚园，两岁随父母迁居北京，6岁进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女子附属小学读书，13岁转入法国人办的贵族学校北京圣心学堂学习法文、舞蹈、绘画、钢琴、礼仪等。其父还聘请英籍女教师在家中为她补习英文。她自小聪颖过人，十五六岁时，从未踏出国门一步的她，已精通英、法两国文字，写英文论文、信札已能意到笔随。17岁时出落得亭亭玉立，仪态万方，能歌善舞，长于油画，同时还兼擅昆昆两种唱腔，是当时交际场上一个聪明、漂亮、活泼、可爱的女子。顾维钧曾当着她父亲的面表扬她说：“陆建三（陆定）的面孔一点也不聪明，可是他女儿陆小曼小姐却那样漂亮、聪明。”她父亲听后，既啼笑皆非，又非常得意。

水与火的缠绵

陆小曼一生真正的凄苦是从她的婚姻生活开始的。

王赓，江苏无锡人，比陆小曼大7岁，毕业于清华大学，后来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哲学，又转到西点军校攻军事，与美国名将艾森豪威尔是同学。1918年归国，供职于陆军部，旋又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上校武官，兼外交部外文翻译。经陆小曼的寄父母唐在礼夫妇介绍，前来议婚。陆定夫妇之前

曾经婉拒了不知多少人家，不肯将自己的掌上明珠轻易许人。这次看到王赓年少英俊，又有成就，很快就答应了。王赓同陆小曼从订婚到结婚，还不到一个月，人称“闪电结婚”。

1920年婚礼在海军联欢社举行，仪式之隆重，轰动京师。少女的情怀总是诗，年少的她满心欢喜地以为幸福的生活即将来临，却从没考虑过缺乏感情基础的婚姻所带来的危险。

婚后不久，他们的差异便是在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上显现了出来。王赓办事认真负责，为准备授课经常埋头研究，而她生性风流，喜欢游乐，三天两头就往外跑；学军事出身的王赓为人刻板，不会取悦女人，对妻子也是“爱护有余，温情不足”，而她浪漫天真，富于幻想，渴望温存。于是王赓认为她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也没有守住妇道人家的本分；而她则认为王赓不够体贴，出过国、留过学还如此古板。

就这样，长期的寂寞使她愈加苦闷。这时，徐志摩，犹如天外来客，闯入她那孤寂、平静的情感世界，荡起一湖久也平息不了的涟漪。

那是在一次舞会上，她与他共舞，充分领略了他的魅力；之后又与他长夜促膝谈心，倾诉了她的苦衷；随后还发现他与自己一样喜爱文艺、追求灵性，更加肯定他是自己所寻求的爱、美、自由的体现。她内心熊熊燃烧的激情，不由自主地就向外蔓延。“他那双放射神辉的眼睛照彻了我内心的肺腑，认清了我的隐痛，更用真挚的感情劝我



不要再在骗人欺己中偷活，不要自己毁灭前程。他那种倾心相向的真情，才使我的生活转换了方向，同时也就跌入了恋爱的海洋。”当干柴遇上烈火，就像郁达夫说的那样，“志摩热情如火，小曼温柔如棉，两人碰在一起，自然会烧成一团，哪里还顾得了伦敦纲常，更无视于宗法家风。”经过长达两年的努力与争取，1925年，陆小曼最终毅然决然地和王赓离了婚，为了一个疯子一样的书生徐志摩，为了爱情，抛弃一切，成就了现代文人情史上最轰动的一章。

1926年8月14日，即农历七月初七，传说中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陆小曼和徐志摩在北海公园举行订婚仪式。10月3日（即农历八月二十七），孔诞日，两人在北海公园举行婚礼，当时陆小曼24岁，徐志摩31岁。

与徐志摩在北京完成了轰轰烈烈的热恋并再次结婚后，1927年，她回到上海的弄堂里开始了她的又一段婚姻生活。

从小的养尊处优使她过惯了豪华奢侈的生活。来到上海后，她在当时一个颇有名的弄堂里租下了一层楼，月租要100多块大洋，还雇了佣人，养了车。后来又搬到延安路上的四明村，也是上乘的房屋。她还渐渐爱上了上海的夜生活，每天总是跳舞、打牌、看戏或玩

票,直到半夜三更,还频频光顾“大西洋”、“一品香”等地方吃大餐。她出手阔绰,热衷于结交名人、名伶,喜欢穿梭于各种社交场合,很快就成了上海社交界的中心人物。如此挥霍无度,自然使从事文学事业、没有过多财富的徐志摩窘迫不堪。他开始南北奔波,为多求一些收入,不得不到处兼课,课余还赶写诗文,赚取稿费。除此之外,他还转手古董字画、做房地产掮客,不顾疲惫地去赚每一分钱。但如此辛苦所得的收入仍不够满足她的奢靡生活,两个对金钱毫无概念的人最终被金钱所困。

陆小曼开始觉得徐志摩不如婚前对她好。她觉得婚后的徐志摩只是管她而不再爱她,她开始对他有些失望。随着蜜月的激情逐渐趋于平静,对现实过于理想化的想象使两个人性格志趣上的差异逐渐露出了端倪。

对于夫妻感情出现的裂痕,陆小曼毫不在乎,依然昏天黑地地玩着。此时,徐志摩已经辞去了上海的职务,应胡适之邀北上北大任教。他劝她随他北上,而她留恋上海的花花世界,执意不肯离开。无奈,徐志摩只得上海、北平两处跑。为此,他常常搭乘飞机,从而为他的英年早逝埋下了伏笔。

1931年11月17日,徐志摩从北平回到上海,晚上和几个朋友在家中聊天。陆小曼依然是很晚才回家,而且喝得醉眼朦胧。第二天,徐志摩耐心开导、劝说她,当时陆小曼正躺在烟榻上过鸦片烟瘾,突然发起小姐脾气,抓起烟灯就往徐志摩身上砸去。虽然没有砸中他的脑袋,却贴着额角飞过,打掉了他的眼镜。徐志摩彻底地绝望了,他悄然离家到了南京,准备19日搭乘飞机,飞往北平。后因故改乘邮政班机,结果飞机飞到济南附近的党家庄时,遇到漫天大雾,误触山头失事。一代风流才子就此逝世,死状极惨。

得知噩耗,陆小曼悲痛欲绝,立刻就昏厥了过去,醒来后更是痛哭流涕,气若游丝。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我受此一击,脑子都有些麻木了,有时心痛起来眼前直是发黑,一生为人,到今天才知道人的心竟是真的会痛如刀绞,苍天凭空抢去了我惟一可爱的摩,想起他待我的柔情蜜意,叫我真不能一日独活。我的眼泪也已流干,这两日只是一阵阵干痛,哭笑不能。”

徐志摩与她结婚5年,想改造她的决心让她厌烦,直到他死后她才愧悔交加,哭倒灵堂,以此来表达迟来的爱意。

对于这场两个已婚男女的爱情悲剧,兴许还是她母亲的一句话表达得最为恰当也最为沉痛:“小曼害了志摩,志摩也害了小曼,两人是互为因果的。”

沉沦

翁瑞午是徐志摩的好友,会唱京剧,昆曲也很拿手,深得梅兰芳赏识,被胡适称为“自负风雅的俗子”。他是个世家子弟,曾任上海江南造船厂会计主任,做房地产生意,严格地说是个掮客,家中相当富有。徐志摩生前陆小曼经常请他帮助推拿以除病痛,而她吸食鸦片也是由他引起的。

也许对陆小曼来说被爱是她与生俱来的权利,接受别人的爱就好像接受别人的赞美一样自然;也许是翁瑞午只给不求的方式和徐志摩相比让她感到轻松愉快;也许是这种旧社会的男人才符合她对生活的期待,徐志摩死后,她一直同已有妻室的翁瑞午保持暧昧的关系。但她主动向翁瑞午约法三章:不许他抛弃发妻,也不和他结婚,宁愿保持不明不白的关系。事实上,她与翁瑞午的同居生活很是凄苦,到最后,他们把家中的古董卖的卖,当的当,几乎到了穷困潦倒的境地。当时许多朋友不赞成陆小曼与翁瑞午的这种关系,但无论怎样劝说,她都不为之所动。甚至胡适作为朋友提出,如果她不终止与翁瑞午的关系,就要与她绝交,她便真的听任胡适不再与之往来。

海一般的回忆

她悔恨自己过去因身体不好嗜抽鸦片,对徐志摩关心不够,她说她对不起他。她要用自己的后半生赎自己的罪。她不再去游宴场所,不再社交,闭门谢客。专心画画,编志摩文集,这是陆小曼后半生做的两件事。

徐志摩去世后的34年中,她为徐志摩编就的书籍有:《云游》、《爱眉小札》、《志摩日记》、《徐志摩诗选》、《志摩全集》。她用她的实际行动表达着自己对徐志摩的爱,表示自己真心的忏悔,证明自己做人的骨气。

陆小曼的晚年过着远远谈不上富裕但却足以称为悠悠然的日子。她与



人来往,但与世隔绝。

1956年,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在参观成都杜甫草堂后,看见她的一幅画,十分诧异于她的沉寂,于是安排她成为上海文史馆的馆员,每月有几十块钱可拿,生活总算有了最低限度的保障。之后,她还成了农工民主党徐汇区支部委员,被上海画院吸收为画师。1959年,她被选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常常为政府筹集书画,作为赠送给外国友人的礼品,还为陈毅画过扇面,给杜甫草堂补过壁。同年,她还被全国美协评为“三八”红旗手,身兼农工民主党员、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美协会员数职。

1965年4月3日,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即将到来之前,一代佳人陆小曼带着她难泯的幽怨默默长眠于上海华东医院,享年63岁。她走得很安详,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临终的最后一个心愿就是与徐志摩合葬。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最后的心愿,至今也未能实现。后来,她的一个在台湾的侄儿在苏州为她建造了一座衣冠冢,总算为这位坎坷一生的不幸才女画上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句号。

责编/高翔

E-mail: golddoor@163.com



徐志摩与陆小曼婚后的蜜月新房。新房中间放着一张大铜床,家具全是粉红色的,洋溢着一种诗人的浪漫气息。